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刀郎超越鄧麗君

世事總是常會出人意料！一向認為當年鄧麗君受中國歌迷歡迎的程度，已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萬萬料不到二十一世紀過了五分之一後，會有流行曲唱家的成績還超越「小鄧」（鄧麗君）！

本文見報之日，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成立74周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不少舊日的生活方式暫時退潮，流行曲與其他以上海為基地的娛樂事業都大受影響。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歌后級唱家如姚莉、吳鶯音等都去了台灣或香港發展，延續「國語時代曲」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

建國30年後迎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舊日夜上海的名曲再傳遍神州大地，其中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來自台灣省雲林縣的鄧麗君。小鄧父母祖籍分別在河北和山東，可惜天不假年，她無緣見證中國史無前例的扶貧成績和全方位高速發展。

鄧麗君翻唱舊歌，以及解放後港台以至南洋地區的新曲，已成為時代的集體記憶。鄧小平（鄧公）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指出要改革開放，就要拋棄許多固有的思想包袱，因此內地人白天工作時要認真學習鄧公的講話和他提出的建設藍

圖。至於晚上，因為當年物質條件所限，聽聽流行歌已經是難得的娛樂。音樂能夠陶冶性情，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都會講的金句。鄧麗君的鶯聲燕語，撫慰了一兩代中國人的心靈。

然後，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有順有逆，文化事業、娛樂事業都在不停演進。筆者便感覺鄧麗君當年遇上的天時、地利、人和，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很難複製。畢竟人們在工餘消遣有了更多的選擇，消費者除了聽歌唱歌，還可以看電影電視和進行林林總總的文化藝術活動。豈會再全中國人都一起聽流行曲？

不過世事真的難料，誰又會想得到刀郎在2023年7月一鳴驚人，一曲《羅利海市》到月底在全球網絡播放量已經多過人口總數！兩個月後的今天，更是以百億計了。此曲的成功，除了刀郎的作曲、作詞、演奏和演唱都有上乘水準，曲詞能引起廣大中國聽眾的共鳴之外，更坐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順風車！今時世界許多國族的人民都在學中文，故而更有能力欣賞中國的文化藝術作品。這天時地利人和的匹配，原來已超越了小鄧。當年全中國都聽小鄧，今時全世界都聽刀郎！



人生憑闖處 童心

### 桃與「李」

中秋節前的那天晚上，Joe仔約我在圓方碰面。電話裏問「有咩事」，他嘿嘿一笑，說見了就知道，還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是整蠱我這個「編外老師」。我並不在他的學校任教，3年前在一個社會公益的師友計劃裏相識。我們經常利用周末的時間約出來吃飯、行山，或是單純地喝杯咖啡聊聊天，他給我講學校裏的趣事，我給他講我工作中的煩惱。我們亦師亦友，成了「忘年交」。轉眼Joe仔就進入了中六，我和他的見面少了很多，偶爾會在周末時為他補習中文。每次補習完，我們似乎有聊不完的話，以至於Joe仔每次都大叫「要遲到了」，然後一路狂奔去下一個補習課。就這樣看着Joe仔從15歲到17歲，一天天地長大，一天天地懂事；而Joe仔也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一員，是學生，更是家人，我們相伴前行，我內心裏平添了許多慰藉。

到了港鐵九龍站，Joe仔早已在之前經常喝茶的門店前等我。他像變戲法一樣，從身後拿出一個大盒子，用塑膠袋包裹着，遞給我。我接過來，沉甸甸的。將盒子取出來，哇，原來是日本和歌山縣水蜜桃！我只是有一次在講到一篇散文時，聯繫到文章內容，無意中提到我最愛吃這個地方的水蜜桃，他竟然就有心地牢



◆作者與學生共慶中秋。作者供圖



心窩常開 潘金英

### 《青草湖》好書迎國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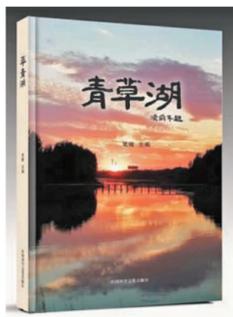
在全球迎國慶的好日子，非常高興見到《青草湖》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青草湖》是一本特別的閃小說和小小說選集，收錄了來自五湖四海不同作家約百篇的作品，特別感謝名家莫言，大力支持惠賜佳作閃小說，拙作及妹妹明珠的新作俱也入選書中，我們寫的兩篇閃小說，與莫言不約而同取材皆與「手」有關，同題不同寫法，能試一題多寫之挑戰，我姐妹倆創作能與莫言同列書中，與有榮焉！

非常感謝主編筆嘴老師，歷經重重困難為約稿稿稿稿稿奔走，徹夜編輯，慧眼耗費精神，勞心勞力，和全體作者同心協力，忙碌校對；《青草湖》如錦書終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在迎國慶的好時機，能出版這樣一本特別優質的小小說選集，非常值得祝賀。

主編筆嘴是中國閃小說十大新銳作家之一，他與莫言同一家鄉，是高密，亦是莫言研究會會員。他引述梁開泉的閃小說《金銀銅口訣》，都是很好的創作學習要領，筆嘴的寫作心得令我特別有感悟：我寫作時，一邊寫着一邊好在腦海裏畫畫，一邊寫着一邊好像想像一些動作……我寫作文中的每一個主人公，我完全以一個演員進入角色的態度來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完完全全要進入角色，寫一條狗我也要進入狗的角色，在什麼天氣下，在什麼環境下，這條流浪狗的角色，夾夾着尾巴，噙噙着毛，溜溜着身子，驚恐、貪婪而無助……動感、畫面感、如臨其境感便躍然紙上了。（寫在後面的話）《青草湖》的出版有兩重大意義：第一、它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小小說作家的合集，雖然我們相隔異地，彼此並不相熟，但可神交於文字的平台；可以文會友，情誼可貴；這次的新合集出版誠為很成功的嘗試，對於今後進一步的再合作出版合集，有了好開始。

第二、《青草湖》是一本充滿特色的閃小說及小小說選集，內容取材及手法多樣，文學性很濃郁、很豐滿。我們可以藉此選集從中研究和尋覓其文學上的共同特色和各自獨特之差異，相互切磋，以提升水平。《青草湖》內容想像天馬行空，寫法不拘一格，大膽創新，使人讀後耳目一新，充分表現了大家對文學的深沉熱愛，令人感動又共鳴！正如筆嘴所說：生活上的不可能，恰恰能成為藝術上的可能，這才是藝術的奇妙。我祝願《青草湖》出版圓滿成功，一紙風行。



◆《青草湖》封面。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凝視三星堆的五千年文明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國，那幾千年前的先人智慧有多高？如何得知他們所想？在沒文字紀錄的遠古無從稽考？經地殼幾番變動、滄海桑田，他們的日常用品和藝術文物長埋地下，卻在機緣到來之時被發現和出土。當古文物與萬世千秋的後人相視對話之時，連連詣至高的巫師也無從占卜的相遇，實在令人為之動容！

這份感動，在我最近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正在展出的「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的展覽，感受至深！展出的120件文物距今有二千六百年至四千五百年歷史，當中23件還是國家一級文物。源源流長的古物呈現眼前，我感到自己像在時間的長河逆流飛馳，飛到四千多年前的社稷，凝視着先人的精神！喜能溯本求源認識中華民族的發展。策展者為讓大家對這批出土文物更親切，以沉浸式多媒體技術，讓觀眾走進歷史銀

河，與古蜀地文明輝煌成就一起飛騰時空，很有感覺。

展品聚焦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四川地區考古新發現，出土自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和寶墩等遺址，包括古青銅、玉、金及陶器。

展出的青銅器中，最令人深刻和為數最多的是大小不一的面具；戴金面罩人頭像、縱目面具，菱形的大眼睛，無論是否有眼珠和眉，都充滿神秘感；另一件青銅大立人像複製品，重180公斤的立人像原則是目前已發現同時期全球最高的青銅人像，穿3層衣物，栩栩如生。印象較深的還有兩個青銅尊和壺，紋理細膩手工精美；那個和現代汽車軀殼一樣的太陽形器，在在都顯出前人的高超智慧。

我極力推薦大家，尤其是父母帶孩子去參觀，學校組團前往，深入了解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孕育過程！



◆約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戴金面罩人頭像。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香港小孩不哭鬧(下)

「每次坐高鐵，車廂有幾個孩子，落座5分鐘內就會知道。」上一次，由內地高鐵上愈發尖銳的「熊孩子矛盾」，說起香港小孩在公共場所為什麼能普遍保持安靜乖巧——小狸總結有兩大原因：鮮有「熊家長」和沒有「熊環境」。上次聊了家庭教育的作用，那這次就接着探討下學校和社會的影響。

香港家長在培養公共場所小天使方面普遍不熊，並非是天賦異稟，而是有社會氛圍在長期影響，以及有社會機制在全面助力。

在香港，兒童上幼兒園前還有一個「學前預備班」，俗稱N班。曾有港澳寶媽分享經驗說，她女兒2歲時上了N班，班裏都是差不多大的孩子。雖然年齡小，但老師已經在引導如何排隊、收拾玩具、上課坐好不說話等等公共規則。而且老師明顯經驗豐富，只半個學期，大部分孩子已經都可以做到這些要求了。不止如此，對於相對特殊的孩子，比如該名寶媽說她女兒快4歲了還不能「乖乖坐好」，老師就會採取進一步措施——反饋給學校，學校再反饋給教育局，政府之後會進行評估，看是否存在「過度活躍」等生理或心理問題，以便及早干預。與此同時，很多學校都會有駐校社工，會特別留意這些特殊個案，並及時介入協助。

另一位寶媽分享了孩子讀香港幼兒園K1時的經歷。K1的入學年齡

是2歲8個月或以上，寶媽說，親眼看到班上香港本地或者外國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在面對玩具的時候，並不是二話不說直衝過去「展示天性」，而是望住父母的眼睛「等待那句，去玩吧」，並且在遊戲時間結束後馬上收拾好玩具，沒有半點拖拉磨蹭討價還價。這位寶媽說，香港的幼兒園基本都是以「快樂學習」，但也一定會讓孩子懂得這個快樂是在規矩之下的。也即，「能遵守規矩，就能享受自由」。

這是健身減肥外的另一個版本的「自律使人自由」，而這也正是香港所有人在遵循的公共關係法則，不管是兒童還是大人。這個法則，在不同的表述裏，也被叫做「知分寸」、「邊界感」以及「不給別人添麻煩」。也所以，對於心智不成熟的幼童，父母將其帶到公共場所前，一定會提前教育好，萬一真出了狀況，也會竭盡全力解決——可還記得上期餐廳外旁角落裏嗷嗷大哭的嬰兒？那正是父母在餐廳內哄不住時做出的進一步處理。而這一切反過來也一樣成立，也即我不打擾你，你也不要打擾我。我給你自由，也請你尊重我的自由。也所以，當熊孩子出現了，「哪怕TA還是個孩子」；但港人也會第一時間發聲和表態，不隱忍不縱容不積怨氣，按規矩來才是高效的解決方法。

並不是港人冷漠和嚴苛，而是捍衛我的自由正是捍衛你的自由。



郭一鳴

## 《文匯報》和炎明熹

上周三（27日）香港《文匯報》在會展新翼舉辦75周年報慶活動，冠蓋雲集，特首李家超和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分別致辭，這是香港新聞界少有的一次盛會。在慶典會上，大文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向《文匯報》「文匯之友」形象大使炎明熹頒發聘書，成為這個報慶活動其中一個亮點。

香港《文匯報》創立於1948年，是一份名副其實的老報，鄭雁雄主任致辭時特別提到，當年《文匯報》社論率先向全世界披露中央對香港的重大決策，為穩定香港局勢作出特殊貢獻。老報注重傳統，講公信力，但也容易吃老本，不思進取，本港多份老報就是因為未能與時並進而原因被淘汰。《文匯報》近年銳意改革，內容豐富多元，版面充滿張力活力，又透過大文傳媒集團旗下的融媒體《點新聞》等平台，進入年輕一代的手機，實現讀者世代傳承。不過，老報煥新顏是一回事，如何令更多年輕人喜歡並且選擇這樣一份歷史悠久的老報，是另一回事。炎明熹是近期冒起、人氣極旺的本港歌壇新星，形象健康充滿活力，《文匯報》找她代言，希望透過她令更多的年輕人接觸及認識《文匯報》，這是一種接地氣的大膽的嘗試。不過，如果炎明熹接過聘書之後，即時以形象大使身份講幾句話，效果一定更佳，可惜大會未有作出相關安排。

這讓我想起兩天前華為推出最新的超高端品牌「非凡大師」，邀請劉德華擔任品牌大使，劉天王在台上發表即席講話：「平凡與否，不在於前面的路，在於同路前行的你們。40幾年來到今天，因為你們的陪伴，我沒有停下對非凡的追求。不管你們繞的路有多長，總有一天，會達到屬於你們的巔峰

的。給你們自己鼓勵！」然後，劉德華透過視頻講述自己追求非凡的故事。如果說，劉德華就是非凡大師，那麼，炎明熹就代表新一代和朝氣。《文匯報》在慶祝75歲生日這一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展示爭取年輕人認同、與年輕一代同行的決心。

人類已經進入AI時代，世界不是日新月異，而是每時每刻每秒都在發生變化。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同時又是公共產品，如何適應高科技的新時代，似乎全世界的新聞界都還在不斷探索，沒有成功的模式可供複製，不過，正如著名的哈佛教授哈拉姆所說：「改變是唯一不變的事情。」作為一名《文匯報》舊人和老報人，對該報不斷求變的努力十分欣賞。

慶典活動另一項特別安排同樣與年輕人有關。該報總編輯吳明和香港教聯會會長劉智鵬一起宣布「香港優秀學生公益服務獎」評選活動拉開序幕，培僑中學副校長羅建華帶同幾名學生上台，共同見證這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文匯報》「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宗旨一路走來初心不變，始終有一份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報慶活動結束後，一名《文匯報》年輕記者在會場門口問我：「能否談談你和《文匯報》的關係，有些事情令你印象深刻？」當她聽到我是30多年前《文匯報》舊人，馬上稱我一聲前輩，其實我當時剛剛加入報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文匯報》不遺餘力推動內地改革開放，記得我和《星島日報》、《明報》、《經濟日報》等多名同行乘搭香港飛貴州的第一班直航班機到貴陽，當地政府非常期望引進香港投資者，在接受我們採訪時，有貴陽市官員開出「一條一元」的舊城區改造招商條件，今天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當

局還安排我們到甲秀樓、黃果樹瀑布、紅楓湖等風景區參觀，以及考察苗族蠟染服裝廠和觀賞模特兒表演，我們還到遵義參加酒文化節，參觀遵義會議舊址等等。回港後相關媒體對貴州的密集報道，令港人對這個在當時比較陌生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人文有了更多了解。後來我多次到貴州公幹或旅遊，最近一次是今年春天去看西江苗寨、百里杜鵑，每次都令我想起第一次到貴州的情景，對當地經濟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欣喜。

雖然我在《文匯報》工作時間不長，卻是我加入報界的起點，在灣仔道舊編輯部留下很多難忘的記憶。借此報慶機會，祝願這份老牌愛國愛港的主流報紙永葆青春！



◆炎明熹獲委任為香港《文匯報》「文匯之友」形象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 原始生活

我向來喜歡逛超市，尤其在主管過一段時間市場部之後，我對於工業主義內部的審美要求有了足夠多的了解，就十分明白那些商品上的標籤也好，地鐵戶外各處的廣告也罷，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那就是根據產品調性去凝練出一個概念，再根據這個概念去投放相應的廣告。可以說，一切產品，但凡是大公司，都有這樣為產品賦予意義並塑造形象的行為。儘管有時候，在商品投入市場的過程當中，策劃活動會受到來自於老闆或別什麼因素的干擾。

但是，新上架的產品總是十分醒目的。因為，每一個大型公司的市場部都有一個與之匹配的、十分龐大的設計部門，這裏幾乎囊括了所有全國最好的美術學院的高材生。他們一個個被蘋果電腦的大屏幕擋着，一門心思地沉浸在創作的狂想當中。也許直到幾年之後，因為他們的熱情會有所減退，但經驗會帶來另一種安全穩重的感覺。

我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就很熱衷於逛超市。在我眼中，這裏並不比上海每兩年舉辦一次的雙年展遜色，因為雙年展對於現代工業社會的反思

正好需要一種商業社會勢均力敵的、來自於正面審美的較量才能展現一個社會立體真實的樣子。甚至你可以說，超市就是一座現代工業主義展覽館，隨着競爭的日趨激烈，民眾的審美意識、本土意識都在崛起，超市簡直算得上是工業主義文明和本土文化圖騰雙重意義上的最高潮，屬於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藝術的討論範圍。

不過說來也怪，一邊我很喜歡去最精緻的購物大廈。另一邊，在採購商品的時候，我卻日趨迴避那些包裝精美的產品。我更願意去菜市場採購原材料。最低限度，我也要買肉眼可見的、僅僅經過最簡單包裝的物品本身。現在的我，幾乎成了一個野人，我停留最久，購買最多的，是堅果、蔬菜、水果、茶葉，甚至是中藥。我會仔細挑好，看着商家或剝、或打粉。這些原材料讓我有種很強烈的、類似於回歸式的慾望。我甚至還為此買了一個白色的挎包，粗布的，很結實，可以裝很多東西。

至於那些擁有精美包裝的高價貨，我也依然喜歡，不過僅僅屬於欣賞範圍的——僅觀賞，不購買。似乎隱隱約約，我的內心有某種偏見

在作祟，比如覺得它們都過度包裝了，或者是在溢價方面，甚至是在審美方面。總之，我是徹底的讓視覺和行為分了家。在生活裏，我是一位原生態的本質主義者。一個本質主義者最大的樂趣就是把一切冗餘都扔掉，只留下它最原始的樣子。

伴隨着這種購物的偏好，我開始買回很多置物盒，極盡簡約、原色與統一的美態，然後將我買回來的原材料裝入其中。再然後，我還愛上了做飯，會將自己買回來的原材料加工成某種美食。所以我想，我其實也不能算是那麼純粹的一個崇尚自然的人，我僅是想讓自己來詮釋自己的生活。不是在別人詮釋的基礎上再去詮釋，而是從頭開始。我在這樣的生活當中感受到了發自於心的安寧。這生活當中的一切都是我理解並喜歡的。因此，我也喜歡上了這生活。為了這個喜歡，我便願意消磨時間去學習有關生活的一切，尤其是那些有關於創造的，比如做飯，逛家居市場，插花，這感覺真是棒極了。

因為原始生活，本就是從真正的原始出發，令生活成為自己的。